

《西游记》中“江流儿”故事佛源刍议

蒲成中

(香港中文大学)

摘要：《西游记》中“江流儿”故事已久为学界所关注，该故事的文献源头也已经成了几项研究的主要对象。前贤关于该故事源头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该故事取自我国本土文学或戏剧，比如《齐东野语》和《西游记杂剧》；二是该故事源于佛典《六度集经》中的“国王本生”或者“四姓害子”。本篇短文通过简略对比故事情节，认定“江流儿”故事的佛教源头是五世纪末译来中国的《善见律毘婆沙》，并且认为这个故事是“生而被弃，长为俊杰”这个世界性母题故事的一个变体。

关键词：江流儿、中国文学与佛典、《西游记》、佛经故事、《齐东野语》、《善见律毘婆沙》

《西游记》不仅是以佛教为主题的一部大型神话小说，它更直接融摄了很多佛教元素¹：从教主到信徒，从信仰到实践，从神话到历史，甚至佛教经典总集(即《大藏经》)的目录，应有尽有。其中，有关主角唐僧的出生和成长的“江流儿”(或“江流僧”)的故事就是个收佛教影响的典型例子²。本文只是简单追溯和讨论这个故事的最可能的佛典源头，希望为研究《西游记》的专家提供点素材。

为了便于下面的梳理和比较，先提供《西游记》中“江流儿”故事的梗概。

这个旨在交代唐僧早年身世的传奇故事在书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第八回的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第二次是在第十一回的几句总结中，说他：“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泱。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³。因为第八回的附录才是故事的全貌，所以这里就摘录其中最相关的部分。

话说玄奘的父亲陈光蕊携妻乘船去江州赴任，船夫刘洪贪其妻美色，将陈推堕江中，霸占其妻，再冒名替官，陈妻满堂娇因怀了陈光蕊骨肉，忍辱苟活。

“光阴迅速。一日，刘洪公事远出，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在花亭上感叹，忽然身体困倦，腹内疼痛，晕闷在地，不觉生下一子。耳边有人嘱曰：‘满堂娇，听

¹ 从佛教学者(或者佛教徒)的角度来审视这部文学名著中的佛教知识，其作者对佛教的各方面认识都充满了误解。

² 笔者并不研究《西游记》，也不研究中国文学，但接受相关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这部分原本属于《西游记》原著。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王辉斌《〈西游记〉祖本新探》，《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页58-62，以及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1期，页86-93。

³ 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西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39。这里把发现并收养玄奘的僧人从第八回的“法明长老”改成了“迁安和尚”。不管是不是因为本来就是两个出家人，或者因为同一个僧人的名号有别(前处用名此处用号)，但至少都有个信息不统一的问题。

吾叮嘱。吾乃南极星君，奉观音菩萨法旨，特送此子与你。异日声名远大，非比等闲。刘贼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护。汝夫已得龙王相救，日后夫妻相会，子母团圆，雪冤报仇有日也。谨记吾言。快醒！快醒！’言讫而去。小姐醒来，句句记得，将子抱定，无计可施。忽然刘洪回来，一见此子，便要淹杀，小姐道：‘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抛去江中。’幸喜次早刘洪忽有紧急公事远出，小姐暗思：‘此子若待贼人回来，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抛弃江中，听其生死。倘或皇天见怜，有人救得，收养此子，他日还得相逢。’但恐难以识认，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纸，将父母姓名、跟脚原由，备细开载；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指，用口咬下，以为记验。取贴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抱出衙门。幸喜官衙离江不远，小姐到了江边，大哭一场。正欲抛弃，忽见江岸岸侧飘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祷，将此子安在板上，用带缚住，血书系在胸前，推放江中，听其所之。小姐含泪回衙不题。却说此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无生妙诀。正当打坐参禅，忽闻得小儿啼哭之声，一时心动，急到江边观看，只见涯边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长老慌忙救起。见了怀中血书，方知来历，取个乳名，叫做江流，托人抚养，血书紧紧收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江流年长一十八岁。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取法名为玄奘，摩顶受戒，坚心修道。”⁴

于是，就有了后来那个声震五印，名垂青史的佛学家、旅行家和佛经翻译家玄奘大师。

结构上来说，这个故事包含“江行遇害、贼人霸妻、弃婴流江、为僧救起，托人抚养、出家为僧”这几个情节。从前贤对这个故事的研究来看，它融合了两个不同的故事。前部份，即船夫谋财霸妻的情节可以回溯到《原化记》中的“崔尉子”、《乾子》中的“陈义郎”和《闻奇录》中的“李文敏”（三者分别为《太平御览》卷122、128、121所引）⁵，而后面以“弃婴流江、为人教养”为主体的“江流儿”这部份据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我国民族或地区性的民间故事，另一个是汉译佛典。在认定是源于我国民间文学这方面，学者们已经找到了与这个故事不同情节相对应的原始故事，就是宋朝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中的“吴季谦改秩”，同时也融合了元朝人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的相关内容⁶。《齐东野语》的故事是这样的：

“吴季谦愈，初为鄂州邑尉，常获劫盗。讯之，则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盗，杀之。其妻有色，盗胁之曰：‘汝能从我乎？’妻曰：‘汝能从我，则我亦从汝，否则杀我。’盗问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无可言者。仅有一儿才数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遗种，吾然后从汝无悔。’盗许之，乃以黑漆团合盛此儿，藉以文褓，且置银二片其旁，使随流去。如是十余年。一日，盗至鄂，舣舟。挟其家至某寺设供。至一僧房，度间黑合在焉，妻一见识之，惊绝几倒。

⁴ 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西游记》，页97-98。

⁵ 车瑞《多重文学形态下的“江流儿”故事演变考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4:3，2016年，页71。

⁶ 王振星《唐僧“江流儿”身世的原型与流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2期；2009年，页64。

因曰：“吾疾作，姑小憩于此，毋挠我。”乘间密问僧：“何从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滨，有婴儿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为求乳食。今在此，年长矣。”呼视之，酷肖其父。乃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为我闻之有司，密捕之可以为功受赏，吾冤亦释矣。”僧为报尉，一掩获之，遂取其子以归。季谦用是改秩。”⁷这个故事与《西游记》中“江流儿”故事相似度极高，虽然它的“弃婴流江”的细节不同，也淡化了“为僧所救”的环节，更缺少“托人抚养”和“出家为僧”这两个情节。有研究发现，在这个宋朝故事之后和在《西游记》流通之前，几个地方戏剧也已经有了比这更现成的剧本形式的“江流儿”故事⁸。正如取经故事一样，它很早就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在流传。也就是说，在《西游记》撰写之时，“江流儿”故事已然形成，《西游记》只是将其收入⁹。可见，我们这里与其说是在找《西游记》“江流儿”故事的源头，不如说是在找那些说唱“江流儿”的民间戏剧故事的源头。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它们的故事结构或者一些情节必然更有其它源头。比如曾有学者指出，这里“生而被弃”的“江流儿”故事可能来自《六度集经》卷三“国王本生”（也见于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¹⁰这个故事主体的原文如下：

“王命贤臣娉迎礼备，容华奕奕，宫人莫如。怀妊时满，生卵百枚。后妃逮妾靡不嫉焉，豫刻芭蕉为鬼形像，临产以发被覆其面，恶露涂芭蕉，以之示王。众妖弊明，王惑信矣。群邪以壶盛卵，密覆其口，投江流矣。天帝释下，以印封口，诸天翼卫，顺流停止，犹柱植地。下流之国，其王于台遥覩水中有壶流下，煌辉光耀似有干灵，取之观焉。覩帝印文，发得百卵，令百妇人怀育温暖。时满体成，产为百男。生有上圣之智，不启而自明，颜景跨世，相好希有，力干势援，兼人百倍，言音之响有若师子之吼。王即具白象百头，七宝鞍勒，以供圣嗣，令征邻国；四邻降伏，咸称臣妾。”¹¹

很明显，这个故事情节上来说跟《齐东野语》和《西游记》中的“江流儿”故事具有显著差别。抛开婴儿出生前的情节不说，产卵这一情节完全不同，尤其它并不涉及出家人。也有学者因为错误地将“江流儿”母题等同于“弃子神话”从而将其源头认定为《六度集经》故事 45“四姓害子”¹²。这个故事较长，满是神奇，而且可以从中读出古人很多的观念和习俗。它说的是一人家贫而弃婴于道边，为某寡母拾得。一富豪闻道人说当日生人必成大器，于是辗转从寡母购得该弃婴。不巧富豪妻子怀孕，弃婴旋又被弃，为牧羊人拾养，富豪不知其由，要回弃婴。不久其妻生男，于是再次弃婴于大路，为商人所获，转赠独母。富豪又悔，用众宝将弃婴赎回。不久富豪又生恨意，弃婴于竹篮，婴从中堕，爬至水边，为樵夫拾得。富豪又悔，第再次用众宝赎回。

⁷ 丁义珍“玄奘出世”，收录于陈民牛编《西游记外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页 76-85。

⁸ 熊发恕《也谈《西游记》中唐僧出身故事》，《康定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页 59-60。

⁹ 车瑞《多重文学形态下的“江流儿”故事演变考论》，页 70-74。

¹⁰ 胡万川《中国的江流儿故事》，《汉学研究》，8:1期，1990年，页 452。

¹¹ 《新修大正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三册第 14 页中栏，及《经律异相》（《大正藏》第五十三册第 159 页下栏。其实佛藏中关于生卵流江的故事还见于《杂宝藏经》卷一“莲华夫人缘”，《大正藏》第四册第 452 页上栏。

¹² 侯会《传假信》与“江流儿”——《水浒》中两个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类型》，《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页 47-51。

之后富豪又多次谋害此子，都未成功，自己却愤懑而亡¹³。从此可见，这个故事与“江流儿”唯一相似的地方只有弃婴这个行为，其它方面没有任何相似度可言，所以，很显然它不是“江流儿”故事的源头。

其实，真正非常相似的佛经故事来自南齐永明7年（490）由僧伽跋陀罗所译的《善见律毘婆沙》卷十。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

“往昔波罗捺国王，王夫人怀妊。此夫人自知怀妊而白王言，王即供给侍养，皆使调适，期月已满即入产堂。若有福德之人，平旦时生，此夫人平旦时生出肉一段，赤如木槿华。又余夫人生儿，色如金色。此夫人见傍夫人生儿端正微妙，而生羞耻心，而作是念：‘若王见诸夫人儿端正，而我生子唯一段肉，无有手足，王设见者必生恶贱。’作是念，即取盛贮器中，打金作薄以朱砂书题‘是波罗捺国王夫人所生’，盖覆器头以王印印之，以金薄书置器外，送放江中。使人弃已，诸鬼神营护，使无风浪漂没。尔时有一道士¹⁴，依止牧牛人住于江边，此道士清朝往江边澡洗，遥见此器而念言：‘我当拾取。’此器近已而取，又见金薄书字，复见有王印印之，便开器看，唯见有肉一段，而作是念：‘若是死肉久应烂臭，必有异相。’即取将归住处。善举一处，过半月已而成二片。道士见如是瑞相，安置好处。自尔之后，复经半月，二片各生五胞。又却后半月，一片成男一片成女，男色如黄金，女色如白银。道士见如是相已，心生爱重，如自子无异。以慈心力故，两手拇指自然出乳，一指饮男一指饮女。乳入子腹，譬如清水入摩尼珠，内外明彻。道士号儿，名为离车子。道士养此二子，极为辛苦；日入聚落乞食，兼为二子觅诸饮食，日晏方还。是时牧牛人，见道士为此二子辛苦如是，来白言：‘大德！出家人正应行道，何以为此二子妨废道业？可持乞我，我等为养活。’道士言：‘善哉！’于是牧牛人各还到，明日与诸同伴平治道路，竖立幢幡散杂色华，鸣鼓来迎二子。到道士处，白道士言：‘今此二子时将去矣。’道士答言：‘善。’道士复更付嘱：‘此二子者，有大福德不可度量，汝等善好料理，当以奶酪生熟酥五种而供养之。若此二子长大，还自共匹对，觅好平博处所安立住止，可拜男为王，女为夫人。’牧牛人等受教勅已，即将还本住处。二子渐渐长大，……牧牛人以女嫁与男，立为夫妇，即拜男为王，女为夫人。¹⁵

虽然这个充满细节的故事中还是没有《西游记》中“江流儿”被遗弃时“咬指留记”以及他出家和长大后“大仇得报”等情节，同时主角还成了两个人，但是“弃江漂流、为出家人所救、托人所养、长为俊杰”这四个关键情节是具备的。而且，它显然比《齐东野语》的版本还要完善一些，其中将弃婴放于某器中再放于水上这个情节也明显与《齐东野语》的故事相同。就常识而言，这个情节的构想也比“江流儿”故事中用木板托婴漂江更合情理。重要的是，它比《齐东野语》和类似的各种戏剧底本都更早出现于中国。那它与“江流儿”故事之间的情节出入怎么解释呢？答案是，“江流儿”故事仅仅是“弃婴”母题神话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母题故事，“生而被弃，长为俊杰”是其主干，其它的情节都是枝叶，是最容易根据当地文化和信仰进行再生和篡改的。

¹³ 《新修大正大藏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三册第25页下栏。

¹⁴ 从佛教文献来看，“道士”一词至少在东晋及之前都指“出家人”，而且多指佛教出家人。

¹⁵ 《新修大正大藏经》第二十四册第743页上栏。选入本文时，标点符号略有改动。

“弃婴”母题的神话故事存在于全球几大文明中。我国古籍比如《吕氏春秋·本味》中“伊尹出空桑”的故事就是它的一种形式，甚至我国多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不乏其例¹⁶。

《圣经》中的摩西 (Moses) 故事又是它的另一个版本¹⁷。更甚者，这个母题故事的一个版本还被记在了公元前 600 年的一片碑文上¹⁸，它有可能是这个母题故事现存的最早版本。那片碑文记录的是，公元前 2310 年之后南摸索不但米亚(Mesopotamia)一个叫萨尔贡(Sargon)的国王，以他自己的口吻讲述他出生后就被遗弃于一个竹篮，置于某条河面，然后被养母救起，抚育成人¹⁹。这个跨越古代波斯和地中海的故事比圣经中和佛教文献中的版本都还要早，并且，它跟后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其具体传播路线大致是：它被曾经一度控制过健陀罗地区的古代波斯帝国带到健陀罗，再从健陀罗地区经西北印度进入印度文明，融入佛教文献。提供上面这个佛教故事的《善见律毘婆沙》，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是来自古代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其作者是五世纪上半叶从印度前往锡兰的觉音(Buddhaghosa)²⁰，可见该故事还是来自于印度。在印度的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主角之一的卡尔纳 (Karna) 的出身成长故事就与这个佛典故事颇为相似，当然自然是没有主角出家和复仇的情节²¹。《摩诃婆罗多》的最早部分出现于公元前 4 世纪，最晚部分属于公元 4 世纪。²²所以，时间上这部印度史诗有可能就是这个佛教故事的源头。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该神话母题的故事传入印度民间后，佛教很早就从印度民间将类似的故事融入自己的文献，这就是不少佛教“本生”故事的来源。

总之，就算《西游记》中“江流儿”故事来自《齐东野语》，而《齐东野语》的版本又源于别处——或民间故事，或戏剧，或取经诗话，等等，这些形式中的故事都有可能来自《善见律毘婆沙》这部佛典。毕竟，这个佛典故事大部分同于《西游记》的江流儿故事，而它的翻译年代是六世纪初，比《齐东野语》及类似的故事版本要早好几个世纪，这显然时间上说可以成为它甚至中国类似故事的源头。当然，它也可能绕过《齐东野语》这个环节，直接启发《西游记》作者，撰出“江流儿”故事，因为从《西游记》甚至连佛教藏经目录都能抄录的事实来看²³，它的作者直接参阅这个佛典故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¹⁶ 胡万川《中国的江流儿故事》，页 444。甚至现代文学中都不乏这样的故事。参见彭岚嘉、孙胜杰《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江流儿”及其原型》，《江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页 97。

¹⁷ David Deschesne, 'Fort Fairfield Journal', June 7, 2017, 见 <http://www.fortfairfieldjournal.com/fte/060717.html> 浏览于 2022 年，11 月 3 日。

¹⁸ Joan Goodnick Westenholz, *Legends of the Kings of Akkade: The Texts* (Eisenbrauns, 1997), pp. 39, 41.

¹⁹ I. E. S. Edwards, C. J. Gad D and N. G. L. Hammond,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1, Part 2, Earl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18.

²⁰ 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ok of Pali Literatur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6), p. 103.

²¹ Kevin McGrath, *The Sanskrit Hero: Karna in Epic Mahābhārata* (Brill Academic, 2004), pp. 27-29.

²² Christopher R. Austin, *Pradyumna: Lover, Magician, and Son of the Avata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1.

²³ 雷天宇《明清小说中的“大藏经”信仰初探》，《海峡人文學刊》，2022 年 1 期，页 124-132，160。

参考文献

- 胡万川《中国的江流儿故事》，《漢學研究》，8:1 期,1990 年。
- 王辉斌 《《西游记》祖本新探》，《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4 期。
- 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 年 1 期。
- 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 车瑞 《多重文学形态下的“江流儿”故事演变考论》，《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4: 3 期，2016 年。
- 王振星《唐僧“江流儿”身世的原型与流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 2 期，2009 年。
- 丁义珍“玄奘出世”，收录于陈民牛编《西游记外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第 76-85 页。
- 熊发恕《也谈《西游记》中唐僧出身故事》，《康定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3 年 第 1 期。
- 《大正大藏經》网络版，即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库：www.cbeta.org
- 侯会《“传假信”与“江流儿”——《水浒》中两个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类型》，《菏泽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 Christopher R. Austin, *Pradyumna: Lover, Magician, and Son of the Avata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David Deschesne, 'Fort Fairfield Journal', June 7, 2017, 见
<http://www.fortfairfieldjournal.com/fte/060717.html> 浏览于 2012 年，11 月 3 日。
- I. E. S. Edwards, C. J. Gad D and N. G. L. Hammond,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1, Part 2, Earl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an Goodnick Westenholz, *Legends of the Kings of Akkade: The Texts*, Eisenbrauns, 1997.
- Kevin McGrath, *The Sanskrit Hero: Karna in Epic Mahābhārata*, Brill Academic, 2004.

Notes on the Buddhist Origin of the ‘floating baby’ story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Chengzhong Pu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Much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ory of ‘floating baby’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story itself has also been the focus of a few studies. The views on the origins of the stor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suggests that the story belongs to the Chinese indigenous folk literature and regional operas, such as the *Random Words of East Qi*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in Opera*, the other maintains that it was adapted from either the ‘King’s Jātaka’ or the ‘Sudra who killed his son’ of the *Liudu jijing*. This short paper briefly compares the detail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tory and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is story is the fif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amantapāsādikā*.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floating-baby story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is only one sub-version of the motif of ‘an abandoned birth and a glorious grow-up’ in the folk literature across the ancient world.

Keywords: Baby Abandoned on a Rive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Buddhist Texts,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Buddhist Stories, *Random Words of the Eastern Qi*, *Samantapāsādikā*